



北史



リ 8
1735
196



1735
196



北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九

燕鳳

許謙

崔宏

張袞

鄧彥海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識諱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國代謂城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常使苻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



此州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以贈



氏浦向

緯緯 國圖

國

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于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冲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爲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及道武卽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器

重明元世與崔宏封懿梁越等人講經傳出議朝政太武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卒子才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學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擢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歸登國初遂歸道武以爲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之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於姚興遣將楊佛嵩來援佛嵩稽緩道武命謙爲書遺之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謙爵關內侯寶敗佛嵩乃還及慕容垂死謙上書勸進并州平以謙爲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卒贈幽州刺史高陽公益曰文子洛陽襲爵明元追錄謙功以洛陽爲雁門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畝同穎太武善之進爵北地公卒謚曰恭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祖悅仕石季龍位司徒右長史父潛仕慕容暉爲黃門侍郎並以才學稱宏少
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之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
領冀州從事出總庶事入爲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之
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原郝軒名知人
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爲丁零翟釗
及晉叛將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
與鵠雀飛沈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爲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內史
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厲志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
不免饒寒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海濱帝素聞其名遣求
及至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稅要草創制度時晉使來聘帝
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

土或以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旣隆萬國宗戴
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
之號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
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代曰魏慕
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
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及帝幸鄴歷
問故事宏應對若流帝善之還次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
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
遷吏部尚書時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宏
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
如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
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益重之厚加饋

賜時人亦或說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蹇諤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及道武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帝曾引宏講論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良族美彥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宏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之之道武崩明元未卽位清河王紹因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紹財長孫嵩以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循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宏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帝稱其平當又詔宏與長孫嵩等朝堂決刑獄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乃優詔徵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遣之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

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武元城侯元屈等問焉宏欲大赦以紓之屈曰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王者臨天下以安人爲本何顧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若赦而不改誅之不晚明元從之神瑞初詔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群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爲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太常三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穆觀就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追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命拜送子浩襲

太和中華文追錄先朝功臣以宏配饗廟廷

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通直郎稍遷著作郎道武以其上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官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隱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爲窮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摠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時有兔在後宮檢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

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是國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燿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菓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旣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妾各一人及御衣綿絹等初姚興死之前

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八
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
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其物
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
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
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
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
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
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太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沂河西
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
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咸同外計
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久

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志必自入關勁躁之人
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
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
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
卞莊刺彪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
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
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鬪兩彪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
擇利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
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北河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
窮腹背受敵北上岍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
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爲晉將朱超石
所敗帝恨不用浩言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

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
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
好養虛名而無實用于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
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
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
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
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爲國
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
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
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侍之不晚帝笑曰
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
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

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漢
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舜禹齊烈
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
氏封植不思樹黨強隣報復讎恥乃結蠕蠕背德於姚擻豎小人
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爲人殘滅耳帝大悅說至中夜賜浩纁醪
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棊八十餘日至天
漢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災咎將在何國朕甚畏之浩曰
災異由人而起人無豐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
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
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果代晉南鎮上宋改
元赦書時帝幸東南烏滷池射鳥聞之驛馳召浩告曰往年卿言

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乃翦爪截髮夜在
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
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自朝廷禮儀優
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
度科律及經律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
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
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
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帝恒有
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
趙代之分野朕疾疹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爲我設圖後
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方融德以除災幸平愈昔宋景見
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遺諸憂慮恬神保和以聞昧之說致

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
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
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人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
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此乃萬代
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明愷溫和衆情所
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人而
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
豈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爲國副主居正
殿臨朝司徒長孫嵩高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
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已
以聽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
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

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強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於汝曹國主也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歛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帝大怒不從遂遣

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尅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卽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爲相州刺史隨軍謀主及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歛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爲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

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織妍白哲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笑惑再守羽林越鈎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饒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

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嘉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唯浩讚成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大史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讚深等云深少時常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召浩與深等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盡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饒人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

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慚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

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羣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善曉之令寤旣罷朝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

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
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
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
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
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
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天師謂浩曰是
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
不全舉耳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
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
歸降者三千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
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
有降人言蠕蠕大擅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穹廬科車自載將百

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
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
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旣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
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卽以鋌畫紙
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
進疏食不暇精美帝爲舉匕箸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
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
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
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
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
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尪懦弱
手不能彎弓持矛其曾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

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尅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敕諸尚書曰
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而南藩諸將表
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
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
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
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
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
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
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
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
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與得肆
心旣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昔公存私爲國生事非忠也

帝從浩議南鎮諸將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
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
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人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
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
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
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
彼有見稅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
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
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
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人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
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
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

結必此之群矣臣常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効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沂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帝

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群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尅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倅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昧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平涼旣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

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屯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初織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召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織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織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尅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

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恣爭權縱橫人心離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攻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爲純臣然繼父脩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旣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闡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

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詎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總理史務務從實錄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總焉浩有鑒識以人倫爲已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皆歸宗於浩及景穆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又將討蠕

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迴還後獲尚書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旣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

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尅帝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各千段帝薨於河西詔浩詣行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強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虛空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從豪彊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卽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

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祕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不著述神麈二年詔集諸文人撿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享黃輔等共參著作序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堪趙郡郟標素諂事浩乃

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勒浩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景穆善
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
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
有司案浩取祕書郎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賕真君十一
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
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祕書郎史以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
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宋鎮北將
軍王仲德姪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婿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
恨復欲以少女繼昏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
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
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
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

以爲報應之驗初浩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以火焚順寢室火作
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
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以告館客馮景仁曰此真不善也夫
以火焚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
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旣工書人
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
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
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浩母盧諶孫女也浩著食經序
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
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
亂饒饑仍臻餽蔬餽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止妣
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

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遇國龍興之會平暴除
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貨累巨
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
序遺文垂示來世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道
武初歷中書侍郎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簡弟恬字叔玄小名白
位豫州刺史爵武陽侯坐浩伏誅宏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
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
偃傳子邀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宏
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爲世
摹楷行狎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始宏因符氏亂欲避地江南爲
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浩誅
中書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錄於

允集初宏父潛爲兄渾等誅手筆本草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
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迹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
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左光祿大夫姚元標以
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爲過於浩也宏弟徽字玄猷少有文才
與勃海高演俱知名歷位祕書監賜爵貝丘侯樂安王毓鎮長安
選舊德之士與毓俱以徽爲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傳進爵濟
南公徽爲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引接賓客或談及平
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止以疾徵還京師卒謚曰元公
士類無不歎惜始清河崔寬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
西涼及沮渠氏彤生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太武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子寬送款
太武嘉之拜寬岐陽令賜爵延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

剖詣京師未至而卒文成以剖誠著先朝贈涼州刺史武陵公謚曰元寬字景仁還京封安國子位弘農太守初寬通欵見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與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寬後襲爵武陵公陝城鎮將三嶠地峻人多寇劫而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矜待遇不逆細微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人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無恨又恒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人人追戀詣闕上疏者三百餘人卒遺言薄塋歛以時服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爲內祕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冲李元愷程駿等終爲名器承明元年遷內都坐

令善折獄孝文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衡涉獵書史頗爲文筆蠕蠕時犯塞衡上書陳備禦之方便國利人之策凡五十餘條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劫盜大起衡至修龔遂法勸課農桑周年間寇盜止息卒贈冀州刺史謚惠公衡五子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爲侯爲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宣武初爲鉅鹿太守弟肫之逆敞爲黃木軍主韓文殊所藏其家悉見籍沒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郡侯卒於趙郡太守敞弟鐘字公祿奉朝請弟肫之逆以出後被原歷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祿大夫冀州大中正敞亡後鐘貪其財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胤辭訴累歲人士疾之爾朱世隆爲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勿齒肫好學有文才爲京兆王愉錄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宏

同郡董謐謐父京與同郡崔康時廣陽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遠海謐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張袞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父卓位並太守袞篤實好學有文才道武爲代王選爲左長史從追蠕蠕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之旣而帝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奔走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曰聖策非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下天資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疆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

阻袞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因其內壘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納道武登勿居山遊宴從官請聚石爲峰以記功德乃命袞爲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道武曰寶乘滑臺功因長子捷傾財竭力難與爭鋒宜羸師以侈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遷給事黃門侍郎道武南伐次中山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旣尅中山聽入八議拜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暹答晉將郗恢書失旨黜爲尚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初始以才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暹相識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爲逆崔暹答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袞年過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卒太武後追錄舊勳遣大鴻臚

卽墓策贈太保謚文康公子度少有學尚襲爵臨渭侯卒於中都
大官度子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文成初除殿中
曹給事中甚見寵任白澤本字鐘葵獻文賜名白澤納其女爲嬪
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人吏安之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
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得尚書以下罪狀者
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以爲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姦
人窺望勞臣懈節請依律令舊法獻文納之太和初懷州人伊祁
苟初三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人白澤諫以爲周
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誣十室而况一州后從之乃止轉散騎
常侍殿中尚書卒贈相州刺史廣平公謚曰簡長子倫字天念大
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
禮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爲虜雖

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儻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覷或起春秋所
謂以我卜也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旣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贄
玉帛之辰屈膝藩方之禮則豐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
啣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
不從孝莊初卒於大司農卿哀弟恂

恂字洪讓隨兄袞歸北參代王軍事說道武宜收中土士庶之望
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帷幄密謀頗亦參預
賜爵平臯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
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禮儒士吏人歌詠之時喪亂之
後罕能克厲者唯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爲當時
第一明元卽位徵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家無餘財贈并
州刺史平臯侯謚曰宣子紀字道尚襲爵坐事除純弟代字定燕

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營州刺史謚惠侯代所歷著稱有父遺風代子萇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宗之兄弟分析家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萇年悽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敬讓卒于郡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位至太子翊軍校尉卒

鄧彥海安定人也祖羗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爲冀州刺史爵真定侯拒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未敢聞命垂遣喻之曰吾與車騎將軍異姓兄弟卿亦猶吾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化役効命垂乃用爲河間太守後卒於趙郡內史彥海性貞素言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道武定中原擢爲著作郎再遷尚書吏部郎彥海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尚書崔宏參定朝儀律令著書長

軍國文記詔策多是彥海所爲賜爵下博子道武詔彥海撰國記十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彥海謹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弟暉時爲尚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道武疑知情遂賜彥海死旣而悔之時人咸愍惜焉子穎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太武詔太常卿崔浩集諸文學撰述國書穎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太武幸漠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所詔穎爲文銘於漠南以記功德兼散騎常侍使宋進爵爲侯卒謚文恭子怡襲爵位荊州刺史賜爵南陽公卒子侍孝文賜名述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府元佐以述爲太傅元丕長史卒於司空長史謚曰貞

論曰昭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兼資燕鳳博

識多聞首膺禮命許謙才術俱美驅馳艱虞不然何以成帝業也
崔宏家世雋偉仍屬權輿總機任重守正成務禮從清廟固其宜
也浩才藝通博究覽天文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
子房焉屬明元為政之秋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
既深矣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烏
盡弓藏人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
若張袞才策不免其戾彥海貞白禍非其罪亦足痛云洪讓世著
循吏家風良可貴矣

北史卷二十一

列傳第九終

魏山屯鳳
氏關向中

北史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

長孫嵩 五世孫儉
儉子平

長孫道生 玄孫幼
從弟紹遠

兕 兕子熾
熾弟晟

長孫肥

長孫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時為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昭成賜
名焉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末年諸部乖亂苻堅使劉庫仁攝國
事嵩與元他等率部眾歸之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庶師七
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實君之子渥亦聚眾自立嵩欲歸之
見于烏渥稱逆父之子勸嵩歸道武嵩未決烏渥迴其牛首嵩儻
俛從之見道武于二漢亭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
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封南平公
所在著稱明元即位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
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姚泓明元

魏山屯鳳
氏關向中

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
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酈酒及江南食物嵩皆
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敕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
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峭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
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縣於是
叔孫建等尋河趨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城臯南濟晉諸屯戍皆
望塵奔潰裕尅長安嵩乃班師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
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詔
太武臨朝監國嵩爲左輔太武卽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
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
連土居未能爲患蠕蠕世爲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
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

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
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害人神所棄宜先
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後聞
屈丐死關中大亂議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
之乘虛而寇危道也帝乃問幽徵於天師寇謙之勸行杜超之贊
成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使武
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輦駕征伐嵩以元老
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謚曰宣王後孝文追錄
先朝功臣以嵩配饗廟庭子頽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
征南大將軍有罪黜爲戍兵後復爵薨謚曰安王子敦字孝友位
北鎮都將坐贖貨降爲公孝文時自訟先世勲重複其王爵薨謚
簡王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爲公位左衛將軍卒謚慎子

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爲公位光祿少卿卒謚司空嵩五世孫儉仕周知名

儉本名慶明曾祖地汾安東將軍臨川公祖酌恒州刺史父毓員外散騎侍郎早卒儉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太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東夏州防城大都督從爾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索盧侯周文臨夏州以爲錄事參軍事深敬器之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爲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委以後事別封信都縣伯渭州刺史可朱渾元奔東魏後河渭間人情離阻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儉將十餘騎冒難赴之復隨機安撫羗胡悅服轉夏州刺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仍莽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

歸附卽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諸軍事荆襄初附周文表授儉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卽大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已過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周文又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常與羣公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

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後除東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譽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聽事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叙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魏廢帝二年授東南道大都督荆襄等三十三州鎮防諸軍事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啓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儉陳謀周文深然之乃命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于謹代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後移鎮荊州授總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及

貞等將圖晉公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

儉拜小冢宰保定四年拜柱國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勳績隆重乃下詔褒美之兼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初轉陝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陝州刺史儉嘗詣闕奏事時大雪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謹慤若此以疾還京詔以儉舊居狹隘賜甲第一區後薨於夏州總管臨終遺令歛以時服素車載柩不設儀仗親友贈襚一無所受諸子並奉行之又遺啓請葬周文帝陵側并以所賜宅還官詔皆從之贈本官加涼瓜等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追封鄜國公謚曰文荊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鄜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肅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外給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

豈得遂其謙挹致乖懲勸令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
聿修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從長潮公元定伐陳沒江南卒隆弟
平最知名

平字處均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爲周衛王侍讀時武帝通於
宇文護與衛王謀誅之王常使平通意於帝護誅拜開府儀同三
司宣帝置東京官屬以平爲少司寇與宗伯趙芳分掌六府隋文
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時賀若弼鎮壽陽帝
恐其懷貳遣平代之爲揚州總管賜爵襄陽公弼果不從平麾壯
士執弼送京師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
水旱百姓不給奏令人間每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
之間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後轉工部
尚書名曰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上怒

斬之平進諫曰諺云不癡不聵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
是赦紹因敕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
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遣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平至陳利害
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疋還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
遣以尚書檢校汴州事尋除汴州刺史後歷許員二州俱有善政
鄴都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爲相州刺史甚有能名
在州數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整甲象上怒免之俄
而上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吏部尚書卒官謚
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吊平以
師孝爲勃海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
充所害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慎重使掌機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明元卽位除南統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明元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太武卽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等率衆出白黑兩漢間大捷而還太武征赫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爲前驅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涼宋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尉謚曰靖道生廉約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強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切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

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爲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說與從父嵩俱爲三公當世以爲榮子旻位少卿早卒旻子觀少以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爲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師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邑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觀司空討降之後爲征南大將軍薨謚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

子冀歸六歲襲爵降爲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承業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爲前將軍從孝文南討宣武時爲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

欲決戰承業以雨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爲賊所乘承業後殿
初承業既總強兵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間王琛
及臨淮王或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內實防之會鮮于
修禮反于中山以承業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承業
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爲大都督酈道元爲行臺承業遣子
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
機奪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承業前到呼沱承業未欲戰而
琛不從行達五鹿爲修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承業與
琛並除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承業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
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雒州刺史蕭寶
寅據州反復以承業爲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
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答曰死而有已敢

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
等備爲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
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修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
西連結以應寶寅承業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承業上表曰
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
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
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
不應減三十萬疋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
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
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
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
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

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入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
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救及雒州平除雒州
刺史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爲郡公遷司徒公加侍
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太尉公錄尚書事及韓
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尔朱使承業入洛啓節閔誅世隆
兄弟之意孝武初轉太傅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表請迴授
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惲初承業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
養是以求讓許之武帝入關承業時鎮武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
錄尚書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三十州
諸軍事雒州刺史謚曰文宣承業少輕俠鬪鷄走馬力爭殺人因
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興
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十餘歲酷妬忌承業雅相敬愛無

姬妾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
子子彥子裕羅生二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子彥本名儁
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與齊神武構隙加
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恒農以爲心膂及從帝入關封高
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竇泰戰沙苑功加開府侍中及東復
舊京以子彥兼尚書令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
七年拜太子太傅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
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體生瘡
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
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
南山得虵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
良將贈雍州刺史子裕位衛尉少卿啓拾汎階十七級爲子義貞

求官除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勲封平原縣伯
義貞弟兄字若汗性機辯強記博聞雅重賓游尤善談論從魏孝
武西遷別封鄴縣侯周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歷
熊絳二州刺史並有能名襲爵平原縣公卒子熾嗣
熾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容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周武帝崇
尚道法求學兼經史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隋文旁作相自
御正上士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遷稍伯
下大夫以平王謙拜儀同三司及帝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卽
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攝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素
遷太常少卿改封饒陽縣子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吏部侍郎
大業中歷位大理卿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擊之追至青
海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帝幸江都宮留熾東都居守攝左

候衛將軍卒官謚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熾弟晟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
司衛上士初未知名惟隋文帝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
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
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
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
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鷗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
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鷗相獲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
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
衆心焉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
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
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

臨渝鎮約諸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汗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仗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霄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

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齋幣賜奚霄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國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國必當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納之

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公攝圖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請生將入朝顯戮

而示百姓上問晟晟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齋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泣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

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使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

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猶貫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干爲意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賫晟獨居多尋遺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旣衆雖在長城內猶被雍閭抄掠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

勝兩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
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部下所殺晟
因奏曰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
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
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
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
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
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
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
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
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
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

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
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河北逢
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
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
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來降附達頭衆
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文帝崩匿
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
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敕以本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
雄等共經略之晟辭以子行布在逆地帝曰公終不以兒害義其
勿辭也於是馳遣赴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
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
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

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放効之力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圍雁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謚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後遇諒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留行

布守城遂與豆盧毓閉門拒守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強記遂白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碩歎服之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別將討平河東蜀薛封東阿縣伯魏孝武西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除太常卿遷中書令仍襲父爵後例降爲公改馮翊郡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冠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周閔踐祚復封上黨郡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

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雖祖述樂章然黃鍾爲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精神祚隆萬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俄改授禮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更造但去小呂加大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並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泊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鍾爲天大呂爲地太簇爲人今縣黃鍾而太簇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縣黃鍾而

擊太簇是天子端拱群司奉職從此而議何往不可正曰案呂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爲作巫音濟之衰也爲作大呂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稱爲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猶行季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紹遠曰卿之所言似欲求勝若窮理盡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禮祀天樂云黃鍾爲宮大呂爲角此則大呂之用宛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體且今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不擊大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大呂止有黃鍾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爲至理無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並用仲

冬之調又曰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並各周宮不依月變略舉大綱則三隅可反然則還相爲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變宮且黃鍾爲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無定體而卿用林鍾以爲正調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爲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且韻妙合真體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濁者在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不清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尋拜京兆尹歷少保小司空出爲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紹遠導之以禮大革弊風政存簡恕百姓悅服入爲

小宗伯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爲調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案周禮奏黃鍾大呂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變古典趣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廢八縣七者所望體本求直豈苟易名當更思其義後竟行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捐樂器乃與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筍箴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此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爲首是政

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既爲人臣義無寢默必與疾固爭闕庭後疾甚乃上遺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二八倕氏之鍾十六母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摧而言足爲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統玄精秦漢以還獨爲稱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獨鄙之而况陛下以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伏願珍御萬機不勞改八從七帝省表涕零重贈柱國大將軍謚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庭子覽嗣

覽字休因性弘雅有器度喜怒不形于色略涉書記尤曉鐘律周明帝時爲大都督明帝以覽性質淳和堪爲師表使事魯公甚見親善及魯公卽位是爲武帝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嘆之覽初

名善帝謂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封薛國公累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公武帝崩受遺輔政宣帝時位上柱國大司徒歷同涇二州刺史隋文帝爲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殂覽欲乘豐滅之監軍高穎以禮不伐喪乃還文帝命覽於安德王楊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穎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被猜忌每致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與公等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侍太子宜數參見之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爲蜀王秀納覽女爲妃後爲涇州刺史卒官子洪嗣位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十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侯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大統中歷位豫渭二州刺史以軍功別封永寧縣伯尋進覆津縣侯魏文帝與周文及群臣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孝經之要言澄應聲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曰座中有人次云匡救其惡既出西閣周文深嘆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者周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義門郡公出爲玉壁總管頗有威信卒於鎮贈柱國謚曰簡自喪初至及葬明帝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典禮帝不從其爲上所追惜如此子嶸嗣族弟禮少以父任爲散騎侍郎與襄城公盧魯元等內侍恭敏有才志太武寵信之曰其父親近吾祖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三以選內侍少有雅度果毅少言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常侍從禦侮左右帝深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爲大將屢有軍功後從平中山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趙隼爲主妄造祆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準喜而從之自號鉅鹿公儒爲長史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史肥討破準於九門斬仇儒禽準詔以儒肉食準傳送京師輟之於市夷其族除肥兖州刺史姚平之寇平陽道武徵肥與毗陵王順等爲前鋒平退保柴壁帝進攻屠之遣肥還鎮兖州撫慰河南威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摧羗寇肥功居多賞賜千計後降爵藍田侯卒謚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翰少有父風道武時以善騎射爲獵郎明元

之在外翰與元磨渾等潛謀奉迎明元卽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累遷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卽位封平陽王蠕蠕大檀之人寇雲中太武親征之遣翰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川討大檀大檀北遁追擊尅獲而還遷司徒從襲赫連昌破之翰清正嚴明喜撫將士薨太武爲之流涕親臨其喪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謚曰威陪葬金陵子成襲爵降爲公位南部尚書卒陪葬金陵翰弟陵位駕部尚書性寬厚好學愛士封吳郡公贈吳郡王謚恭陪葬金陵

論曰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沈毅任重王室歷事累世邈爲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矣儉器識明允智謀通瞻堂堂焉有公輔之望寥寥焉有王臣之節而處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哉平識具該通出內流譽取諸開物成務蓋亦有隨之棗

柄也道生恭慎廉約兼著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二公並列暉炫朝野門祉世祿榮被後昆雖漢世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子彥勇烈絕倫紹遠樂聲特妙熾乃早稱英俊覽乃獨擅雄辯不然則何以並統師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且公且侯戢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响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世祿不亦宜乎肥結髮內侍雄武自立軍鋒所指罔不棄散關張萬人敵未足多也幹有父風不殞先構臨喪加禮抑有由哉

蘇州府志

北史卷二十三

蘇州府志

列傳第十一

栗磾

孫勁 六世孫謹 謹子寔 寔子顓 仲文 寔弟翼 翼子墮 翼弟義 義子宣道 宣敏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進假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禽獲帝顧而謝之後為河內鎮將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北侵擾築壘河上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稍將軍栗磾好持黑稍將望而異之故有其

及古明

號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實爲邊界栗磾勞
來安集甚得百姓心明元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
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旣濟帝深歎美
之太武之征赫連昌敕栗磾與宋兵將軍周幾襲陝城長驅至三
輔進爵爲公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栗磾
自少總戎迄於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
濫太武甚悼惜之子洛拔有姿容善應對拜侍御中散太武甚加
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曹令景穆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恒畏避
屏退不敢逆自結納頃之襲爵後爲侍中尚書令百寮憚之卒官
洛拔有六子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累
遷侍中殿中尚書于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
李冲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及遷都

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曰陛下聖略深遠非愚管所
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朕深感
不言之益敕鎮代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手曰宗廟
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時遷洛邑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
於洛陽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已
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
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
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及
穆泰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冲璽書述叙金
策之意時代卿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豫帝益器重之
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惡然盡忠猛法不如烈也爾日烈在
代都必卽斬其五三元首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磾詔除領軍將軍

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馬圈
帝輿疾討之執烈手以京邑爲託帝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祕諱而
返稱詔召宣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
神守無變宣武卽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曾遣
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遣謂烈曰我
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答曰向亦不道王
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
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惡烈剛直出之爲恒州刺史烈不願蕃授
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
以疾辭宣武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初祭三公致
齋於廟帝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詔曰諸父
慢忘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朝

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閣以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
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
爲領軍進爵爲侯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咸陽王禧
之謀反宣武從禽於野左右分散倉卒之際莫知其計乃敕烈子
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
可禧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爲慰車駕
還宮禧已逃詔烈追執之順后旣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及卒
宣武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祕器贈太尉封鉅鹿郡公子祚襲
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祚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
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
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亂車駕在外
變起倉卒忠曰臣父爲領軍計必無所慮帝遣忠馳觀之烈嚴備

果如所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彊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爲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旣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以父憂去職徙爲司空長史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旣不寧詳亦慚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爲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先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帝以忠爲列卿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二年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賊罪顯暴者以狀聞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書李崇公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除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

行服闋再遷衛尉卿河南邑中正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爲人乃言於宣武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乃出忠爲定州刺史旣而帝悔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使詣忠尉勉之延昌初除都官尚書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劔杖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恒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劔杖相錫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出入恒以自防也遷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學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帝崩夜忠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宮而卽位忠與門下議以帝冲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栢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宮請

北史二十三
卽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
不聽寢門下之奏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顯與
高猛爲侍中忠卽殿中收顯殺之忠旣居門下又總禁衛遂執朝
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祿四分減
一忠旣擅朝欲以惠澤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
制百姓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乃白高陽王
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
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寮令加已賞太尉雍清河王懌
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
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
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也入國忠
並矯詔殺之朝野憤忿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

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
殺皆出於忠旣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
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
衛尉止爲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問
忠在端右聲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爲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
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
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
盛德受遇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寃於旣
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
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旣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
令史二人就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眚遂不追罪又詔以
忠歷任禁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初宣武崩後高太后將害

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兵守衛忠從之具以此意啓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爲祟自知必死先表養亡弟第二子司徒椽承超爲子乞以爲嫡靈太后許之薨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案謚法剛強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武醜公太常卿元修義議忠盡心奉上翦除凶逆依謚法除僞寧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卿不同靈太后令依正卿議忠性多阻忌不交勝已唯與直閣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貨初瓌保元二人談之遂被賞愛引爲腹心忠擅權昧進爲崇訓之由皆世哲

計也忠弟景字百年忠薨後爲武衛將軍謀廢元義黜爲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奴瓌叛鎮人請糧景不給鎮人遂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旗襖毀辱如此月餘乃殺之烈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風歷朔華并恒四州刺史賜爵武城子果弟勁

勁字鍾葵頗有武略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宣武納其女爲后封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武郡君後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公自粟磧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余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儒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神武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勁弟天恩

位內行長遼西太守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天恩子仁生位太中
大夫人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安定子子提隴西郡
守茂平縣伯周保定二年以子謹著勲追贈太保建平郡公
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沈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
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
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
境引蠕蠕爲援大行臺元纂討之夙聞謹名辟爲鎧曹參軍事從
軍北伐蠕蠕逃出塞纂令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
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
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
以爲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先所識乃使二人
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

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特
相禮接使其世子佛陁拜焉遂與廣陽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謹
請馳往喻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
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
嶺迎接之謹曰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
先據險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
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
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大敗悉破收也列河之衆孝昌元年又隨
廣陽王征鮮于修禮軍次白斗牛邏會章武王爲修禮所害遂停
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
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
省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

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卽是也有司以聞靈后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遂捨之後從余朱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周文帝臨夏州以謹爲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敕追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帝西遷仍從周文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大統三年大軍東伐爲前鋒進拔弘農禽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神武至沙苑謹力戰進爵常山郡公又從戰河橋拜大丞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再遷太子太保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於路左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謹

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尚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及侯景款附請兵爲援謹諫以爲景情難測周文不聽尋兼大行臺尚書大丞相長史率兵鎮潼關加授華州刺史賜柅一鹵珪瓚副焉俄拜司空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譽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爲蕭繹計將如何謹曰曜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裁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蕭氏保據江南縣歷數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旣惡遷移當保

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譽爲梁主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謹固辭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及周文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

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寮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有辭謹既周文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定孝閔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戶遷太傅太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及賀蘭祥討吐谷渾明帝令謹遙統其軍授以方略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爲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人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馮几而坐師道自居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爲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

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醕有司撤訖皇帝北面亦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守又曰爲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時有病護以其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還賜鍾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年薨年七十六武帝親臨詔

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緡千段粟麥千斛贈本官加使持節太師雍恒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及葬王公以下咸送郊外配享於文帝廟庭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間言每誡諸子務存靜退加以年齒遐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子寔嗣

寔字賓實少和厚以軍功封萬年縣子大統十四年累遷尚書是歲周文帝與魏太子西巡寔時從行周文刻石隴山上錄功臣名位以次鐫勒預以寔爲開府儀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尋除渭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進爵爲公魏恭帝二年羗東念姐率部落反西連吐谷渾大將軍豆盧寧討之踰時不尅又令寔往遂破之

周文手書勞門賜奴婢一百口馬百匹孝閔帝踐阼授戶部中大夫進爵延壽郡公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反攻丹州遣寔討平之仍除延州刺史五年襲燕國公進位柱國以罪免尋復本官除涼州總管大象二年加上柱國拜大左輔隋開皇元年薨贈司空謚曰安子顓

顓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髯眉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女妻之以父勳賜爵新野郡公歷左右宮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路淮南尉遲迴之反時總管趙文表與顓素不協顓將圖之因臥閤內詐疾文表獨至顓殺之因言文表與迴通謀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隋文帝以迴未平慮顓復生邊患因宥免之即拜吳州總管以頻敗陳師賜綵數百段及隋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按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顓當死上以其門著勳

續特原之貶為開府後襲爵燕國公尋拜澤州刺史免卒于家子世處顓弟仲文

仲文字次武少聰敏髻亂就學耽習不倦父寔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文帝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嘆之後就博士李詳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起家為趙王屬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字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彊禦有次武徵為御正下

大夫封延壽郡公以勳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及尉遲迴作亂使誘仲文仲文拒之迴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以功授開府迴又遣其將宇文胄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迴仲文自度不能支棄妻子潰圍而遁達于京師迴屠其三子一女隋文帝引入卧內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討迴將檀讓時韋孝寬拒迴於朮橋仲文詣之有所計議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心因謂仲文曰尉遲迴誠不足平正恐事寧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謂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仲文在京三日頗見三善非常人也忻曰三善何如仲文曰有陳萬敵新從賊中來丞相卽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

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潛泣此有仁心三也忻自是遂安仲文軍至汴州東頻破迴將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孝寬棄城走初仲文在蓼堤諸將皆曰軍自遠來疲弊不可決戰仲文令趣食列陳旣而破賊諸將問其故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成武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饗士仲文選騎襲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作毗羅使謂金鄉城王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人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善淨以爲檀讓至出城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勸屠之仲

文曰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卽屠之彼皆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設伏兵發俱拽柴鼓譟毗羅軍潰皆投洙水死水爲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文帝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綵千段妓女十人拜柱國屬文帝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曩者尉迴逆亂所在景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堤平曹州復東郡安成武定永昌解亳州圍破徐州賊席毗羅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

螳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生靈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隣羣寇北掃旄頭內安外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隣式遏蠻貊鎮綏蜀道臣兄顓作牧淮南坐制勅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州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賑廟庭恭行天罰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或侍衛鈞陳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則寒灰更然枯骨還肉上覽表并翼釋之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州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趣鄯頡山至護軍州北與虜遇可汗見仲文軍容整肅不戰而退仲文踰山追之及還上以尚書省文簿繁雜吏多奸詐令仲文勘錄省中事所發摠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上每憂轉運

不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
拜行軍總管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仲文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
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
邑以備胡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
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使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
還煬帝卽位遷左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
位光祿大夫甚見親重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次烏骨城
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旣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
重仲文因擊大破之至鴨淙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
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
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
遣人給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度

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
勝功旣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
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
曰將軍杖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
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
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
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
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
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擊仲文仲文憂恚
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
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寔弟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尚文帝女平原公主拜員

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大統十六年進爵郡公加大都督領文
帝帳下左右禁中宿衛遷武衛將軍謹平江陵所賜得軍實分給
諸子異一無所取唯簡賞口內名望子弟有士風者別待遇之文
帝聞之賜奴婢二百口翼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六官建除左官伯孝閔帝踐阼出爲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
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
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必告急秦州
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寮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
此寇之來不過鈔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
勢將自走勞師以往非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
果如翼所策賀蘭祥討吐谷渾翼率州兵先鋒深入以功增邑尋
徵拜右官伯明帝雅愛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

皆聽預焉乃至蕭撝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爲學士翼言於帝曰
撝梁之宗子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
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明帝崩翼與晉公護同受遺
詔立武帝保定元年徙軍司馬三年改封常山郡公天和初遷司
會中大夫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武帝行親迎之禮命翼
總司儀制狄人雖蹲踞無節然咸憚翼之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
去職居喪過禮爲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武帝又以翼有人
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等相傳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
譽也時論僉謂得人遷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晉公護以帝委
翼腹心內懷猜忌轉爲小司徒加拜柱國雖外示崇重實疎斥之
及誅護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
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旣除餘孽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

疎不間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橫議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先是與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壇場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兵防繼好息人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無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爲安州總管時大旱涇水絕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禁羣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卽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之聚會歌舞頌之四年武帝將東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前後三乘驛詣翼問策翼贊成之及軍出詔翼自宛葉趣襄城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過秋毫無犯所部都督輒入人村卽斬以徇由是百姓欣悅赴者如歸

屬帝有疾班師翼亦旋鎮轉宜陽總管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總管如舊其年大軍復東討翼自陝入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承業開門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人庶等喜復見翼並壺漿道左除河陽總管仍徙豫州陳將魯天念久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雁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仍除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抄掠居人失業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及尉遲迴據相州舉兵以請招翼翼執其使并書送之時隋文帝執政賜翼雜繒一千五百段并珍寶服衛等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別食任城縣一千戶收其租賦翼又遣子讓通表勸進并請入朝許之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太尉或有告翼往在幽

州欲同尉遲迴按驗以無實見原三年薨於本位加贈六州諸軍事蒲州刺史謚曰穆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子璽嗣

璽字伯符少有器幹仕周位職方中大夫封黎陽縣公宣帝嗣位轉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隋文帝受禪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歷汴邵二州刺史所歷並有恩惠後檢校江陵總管邵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歷洛熊二州刺史亦羸有惠政以疾還京師卒於家謚曰靜有子志本璽弟詮位上儀同三司吏部下大夫常山公詮弟讓儀同三司翼弟義

義字慈恭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踐阼遷安武太守專崇教化不尚威

刑有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是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化大洽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卽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帝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子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謗訕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王謙構逆隋文帝謀將於高頴頴言義可爲元帥文帝將任之劉昉曰梁睿任望素重不可居義下乃以睿爲元帥義爲行軍總管將左軍破謙將達奚悉於開遠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歲餘以疾免歸卒於京師贈豫州刺史謚曰剛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以父功賜爵城安縣男位小承御上士隋文帝爲丞相引爲外兵曹及踐祚遷內史舍人進爵爲子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右衛長史舍人如故後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沈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命之賦詩宣敏爲詩甚有幽貞之志招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隋文帝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士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昵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印夔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

首炎政失御此地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安者制其未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六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二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封待所則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駁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高頴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誠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志焉未幾卒官年二十九義弟禮上將軍趙州刺史安平郡公禮弟智初爲開府以受宣帝密旨告齊王憲反遂封齊國公尋拜柱國位大司空智弟紹上開府綏州刺史華陽郡公紹弟弼上儀

同平恩縣公弼弟蘭上儀同襄陽縣開國公蘭弟曠上儀同贈恒
州刺史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已下物
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稀矣洛拔任參內外以功名自終烈氣槩
沈遠受任艱危之祭有柱石之質始禦侮之臣乎忠以梗朴見親
乘非其據遂擅威權生殺自己苟非女主之世何以全其門族不
至誅滅抑其幸也謹負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爲大厦之棟梁擬
巨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禮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
以滿之爲誠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翼旣功臣之子地則
姻親荷累葉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與存與亡加以總戎馬
之權受扞城之託智能足以衛難勢力足以勤王曾無釋位之心
但務隨時之義弘名節以高貴豈所望於斯人仲文博涉書記以

英略自許尉迴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
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非一繩之罪也義運屬時來宜其力用
崇基弗墜析薪克荷盛矣

北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 終

曹川中鳳崗
氏雷南由甫

北史卷二十四

曹川中鳳崗
氏雷南由甫

列傳第十二

崔逞

子頤 孫或 玄孫周 休 五世孫陵
六世孫瞻 儻 逞兄適

王憲

曾孫昕 聆

封懿

族曾孫回 回子隆之
回弟肅 回族弟述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氏為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暉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暉滅符堅以為齊郡太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為翟遼所虜以為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為秘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為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麟立逞攜妻子歸魏張袞先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拜尚書錄事三十六曹別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道武攻中山未尅

六軍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鴉食甚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旣須食乃聽人以甚當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甚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侵晉襄陽戍將郝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書云賢兄武步中原道武以爲悖君臣之體敕逞與張袞爲遵書答使亦貶其主號以報之逞袞爲書乃云貴主帝怒其失旨黜袞遂賜逞死後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聞逞被殺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固帝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子毅禕嚴頤初逞之內徙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歸慕容德於廣固獨與小子頤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爲譴

頤字太沖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聞宋以其兄譴爲冀州刺

史乃曰義隆用其兄吾豈無冀州地邪乃以頤爲冀州刺史入爲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爲南秦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太武善之後與方士韋文秀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始崔浩與頤及滎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爲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雖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模嘗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二家獲免頤五子少子獻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至獻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在北一門盡矣或字文若頤兄禕之孫也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或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或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

療或針之，卽愈。後位冀州別駕，性仁恕，見疹者喜與療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或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仕魏，大中大夫、司徒、長史。景哲子冏，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仕魏，爲司空、參軍。齊天保初，爲尚藥典，御歷高陽太守、太子家令、武平中，爲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從幸晉陽，嘗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精如此。冏性廉謹恭儉，自修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誡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與，傲侈禍之機。乘福興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誠歟！吾沒後，斂以時服，祭無牢餼，棺足周屍，瘞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修遵父命。景哲弟景鳳，字鸞叔，位尚藥典，御。

休字惠盛，曾祖諲，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靈和，宋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始還魏，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凝欽其人，望爲長子，娉休姊，贍以財貨。由是少振孝文，納休妹爲嬪，頻遷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勤學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禮遇亞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海王詳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尚書左丞。詔以北海年少，百揆務殷，便以委休。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後從駕南行，乃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遙觀者榮之。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弟寅又亡，固求出爲勃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政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姦盜莫不禽翦。清身率下部內安之。時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恒千餘人，所在多不見容。休招延禮接使。

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以與諸王交游免官後爲司徒右長史公平清潔甚得時譽歷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稱二州懷其德澤入爲度支七兵殿中三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故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下意處不可異也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娶丞相高陽王雍女女適領軍元叉庶長子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此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違母情以妻叉子議者非之子凌

凌字長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知名爲魏宣武挽郎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散騎侍郎坐事免歸鄉里冀部豪傑之起爭召凌兄弟

凌中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三百騎劫取之以爲師友齊神武至信都以爲開府諮議參軍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言節閔帝賢明可主社稷凌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王旣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興王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爲孝武以建義功封武成縣公凌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齊文襄以石愷爲太守令得專殺愷經凌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凌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及遇赦出復爲黃門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凌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狡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凌爲常

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憐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又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憐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蹇急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憐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秘書監以母憂去官服終兼太常卿轉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憐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疑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憐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適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謹憐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欬爲洪鍾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憐以籍地自矜常與蕭祗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少遐晚謂憐曰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憐亦無言直曰余每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余博崔趙李

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神武葬後憐又竊言黃領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告暹暹啟文襄絕憐朝謁憐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領兒何足拜也於是鎖憐赴晉陽訊之不服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憐在禁謂邢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邢出告憐子瞻曰尊公意正應欲結姻陳元康瞻有新生女乃許妻元康子元康爲文襄曰崔憐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喬元康曰憐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憐若在所作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曰然則奈何元康曰憐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寬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婦心段孝先亦言憐勲舊召捨之憐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以爲黃領

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齊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
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回授第九弟子約凌一門婚嫁皆衣冠
美族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婁太后為博陵王納凌妹為妃敕其
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
孝順富貴凌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為東兗州
刺史復攜馮氏之部為馮氏厭蠱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受納
狼籍為御史劾與凌俱召詔付廷尉諸囚多姦焉獄中致兢尋別
詔斬馮氏於都市支解為九段凌以疾卒獄中凌歷覽羣書兼有
辭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誥表檄多凌所為然性侈耽財色於諸
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
史凌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
釋凌子瞻

瞻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為後來之
秀初穎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於濟故得經史有師法侍中李
神雋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瞻歎謂邢邵曰昨見崔俊兒便為後
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
清河公高岳辟為開府西閣祭酒博陵崔暹為中尉啟除侍御史
以父與暹隙俄而去官神武召與北海王暕俱為諸子賓友仍為
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文襄崩祕未發喪文宣命瞻兼相府司馬
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俊俱侍宴為詩詔問邢
邵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父咸曰凌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
人之冠冕宴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為崔瞻父子楊愔欲
引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愔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
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

此言有理其日奏用之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媿裴子乎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槃爲莫逆之友槃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孝昭踐昨皇太子就傅受業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敕曰東宮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故勞卿朝夕遊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瞻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敕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主司以爲後式時詔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爲一議朝士莫不雷同瞻別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家大典少傅名位不輕瞻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

議文直此冷笑崔瞻居聖朝顯職尚不免見疵草萊諸生欲云何自進瞻容貌方嚴詞旨雄辯收慙遽竟無一言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爲中惡此碑乃瞻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瞻經熱病面多癍痕然雍容可觀辭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此還襲爵武城公再遷吏部郎中因患耳請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偏急以瞻舉措舒緩曹務煩劇附驛奏聞因見代遂免歸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卒贈大理卿濟州刺史謚曰文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飧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

焉贍不與交言又不命匕飭裴坐觀贍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飭恣情飲噉贍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自大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籍者為潦倒而贍終不改焉常見選曹以劉逖為縣令謂之曰官長正應子琮輩乃復屈名人馮子琮聞之大怒及其用事幾敗焉有集二十卷悛弟仲文有文學太和中為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渡河波中乍没乍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及至謂曰卿為君為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後文襄欲使行青州聞其多醉乃止天保初悛為侍中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詩云兩鳳連飛嘗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宜怒將罰之試使為觀射詩十韻操筆立成乃原之拜散騎常侍光

祿大夫卒子偃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儵

儵字岐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初舉秀才為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修律令尋兼散騎侍郎使陳還待詔文林館歷尚書郎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若每與其子曰盧思道崔儵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思道與儵嘗酒後相調儵曰偃邈無聞思道譏儵云高曾官薄齊亡歸鄉仕郡為功曹補主簿隋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兼內史舍人後兼通直散騎侍郎聘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以聾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儵門地為子玄縱娶其女為妻娉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之儵敝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儵禮

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儻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儻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仁壽中卒於京師子世濟仲文弟叔仁輕俠重衿期仕魏爲潁州刺史以貪汙爲御史中丞高仲密劾賜死於宅臨刑賦詩五絕與諸弟訣別不及其兄悛以其不甚營救也子彥武有識用隋開皇初位魏州刺史叔仁弟叔義魏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初叔義父休爲青州刺史放盜魁令出其黨遂以爲門客在洛陽與兄叔仁鑄錢事發合家逃逸叔義見執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爲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書而殺之叔義弟子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性兼使氣後自修改閉門讀書當時稱爲博洽後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爲陽斐副恥居斐下自負才地呼斐爲陽子

語輒折之還卒於路子拯位太子僕武德郡守子侃弟子植位冀州別駕走馬從禽髮挂木而死子珪子植弟子聿位東莞太守子聿弟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卽倒禪月兄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長八尺餘姿神雋異潛觀梁使劉孝儀賓從見者駭目武定中爲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爲二天人也乾明中爲考功郎病且卒謂瞻曰自諸兄歿而門業頽替居家大唯吾與爾命之修短曾何足悲汝能免之吾不餒矣休弟夤字敬禮位太子舍人卒贈樂安太守妻樂安王長女晉寧公主也貞烈有德行子愍字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凌爲長謙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尚

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休誠諸子曰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堂
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亡枕中有書如平生所誠諸
子奉焉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大二小二
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爲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爲青州司馬
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曆醫方
卜相風角易言靡不開解晚頗以酒爲損遷司徒諮議修起居注
加金紫光祿大夫後兼散騎常侍使梁將行謂人曰我旣在吳國
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還未入境卒年二十八贈南青州刺史逞
兄通

通字寧祖亦有名於時爲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
通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譽延壽子隆宗簡率
友悌居喪以孝聞位蘭陵燕二郡太守仁信待物檢慎至誠故見

重於時卒贈徐州刺史謚曰孝子敬保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
贈冀州刺史敬保子子恒位魯郡太守早卒子恒弟子安子昇武
安中連元瑾事伏法逞宗人模字思範琰兄霸之後也父遵慕容
垂少府卿模仕宋爲滎陽太守神麌中平滑臺歸降後賜爵武城
男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雖爲崔浩輕侮而不爲浩屈與崔頤相
親往來如一家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
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規贖歸之其母張曰
汝父志懷無決必不能來行人以賄至都模果顧念幼度等指謂
行人曰何忍捨此輩致爲刑辱當爲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我乃
授以申謨宋東郡太守也神麌中被執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
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爲闢人初真君末模兄協子衰利爲
宋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寧太守卒衰利二子懷順

次恩仍居宋青州懷順以父人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懷順迎袁
利喪還青州云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
孫因以爲氏仍居海岱祖猛仕符堅位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
孤隨伯父永在鄴符不稱尊號復以永爲丞相永爲慕容永所殺
憲匿於清河人家皇始中乃歸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
待之以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太武卽位遷廷尉卿出
爲上谷太守賜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復
移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出爲并州刺史又進北
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年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醴膳天
安初卒年八十九謚曰康子崇襲崇弟疑字道長孝文初爲南部
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疑性儒緩不斷終日昏

睡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出或
免唯疑卒得自保時人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後封華山公入
爲內都大官卒子祖念襲爵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位南兗
州刺史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虔財又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御
史糾劾會赦免卒官贈豫州刺史謚曰文昭長子昕

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疊舉手極上爲率與太原王延
業俱詣魏安豐王延明延明歎美之太尉汝南王悅辟爲騎兵參
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
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兵在前手爲驅策昕捨轡
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
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
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昕獨執板却立悅作色

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輿牀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
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家從廝養之役悅謝
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於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
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
自忽傲察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後除著作佐郎以兵亂漸起
將避地海隅侍中李琰之黃門侍郎王遵業惜其名士不容外任
奏除尚書右外兵郎中出爲光州長史故免河陰之難遷東萊太
守於時年凶人多相食昕勤恤人隱多所全濟昕少時與河間邢
邵俱爲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
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執我邵乃免
太昌初還洛吏部尚書李神雋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
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

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卽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
身羸瘠楊愔重其德素以爲人之師表元象元年兼散騎常侍聘
梁魏收爲副並爲朝廷所重使還高隆之求貨不得諷憲臺劾昕
收在江東大將商人市易並坐禁止齊文襄營救之累遷祕書監
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
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
以爲笑樂昕聞之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
之極深頃之以被謗左遷陽平太守在郡有稱績文襄謂人曰王
元景殊獲我力由吾數戲之其在吏事遂爲良二千石齊文宣踐
阼拜七兵尚書以參議禮封宜君縣男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
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捺干似道我輩文
宣以昕疏誕非濟世才罵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之者云王元

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曰元景本自庸才素無勲行早霑纓紱遂履清途發自畿邦超居詹事俄佩龍文之劍仍啟帶礪之書語其器分何因到此誠宜清心勵已少酬萬一尚書百揆之本庶務攸歸元景與奪任情威福在已能使直而爲枉曲反成絃害政損公名義安在僞賞賓郎之味好咏輕薄之篇自謂模擬儉楚曲盡風制推此爲長餘何足取此而不繩後將焉肅在身官爵宜從削奪於是徙幽州爲百姓所任運窮通不改其操未幾徵還奉敕送肅莊於梁爲主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帝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啟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楊愔微爲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

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屍漳水天統末追贈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顓嗣卒於燕郡太守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醞籍世號王氏九龍昕弟暉昭晞皓最知名暉字元旭少與昕齊名兼多術藝卒於中書舍人贈兗州刺史昭字仲亮少好儒術又頗以武藝自許性敦篤以友弟知名卒於考功郎中

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子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麗絕當時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啟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傲遊鞏洛悅其

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獬書勸令赴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獬吾豈願其必獬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旣疑其非獬亦可疑其是獬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獬而營護雖非獬亦無損疑其非獬而不療儻是獬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旣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麟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爲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爲大將軍握晞

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不負義方卿祿位常亞吾弟若苟使回邪致相誣誤臯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王演友齊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方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惓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彊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爲王友王復錄尚書

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絕至上顛顛賴殿下扶翼王深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怙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歔歔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聞之後王承間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伏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禁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臥得解爾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俾晝作夜唯常山邱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

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怒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勿沖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沖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唯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邪王不答帝臨發敕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叡爲左長史晞爲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

進晞密室曰比王諸侯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正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機變化勝蠻斯集雖執謙挹糝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人之基王曰卿何敢須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伏隸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

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既發論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相日敦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阼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敕尚書楊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雋久在沉淪或巧言眩俗祆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等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典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尋拜為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

璽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敕問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鑾駕巡狩爲復何爾若輕有征戰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楊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臯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訕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追無地非不愛作熟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

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然曰我今段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撩胸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晞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閒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詠邀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指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迴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

膏曾不一廢每不肯疾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
久作三公矣齊亡周武帝以晞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
開皇元年卒於洛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皓字季高少立名行爲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儒緩亦同
諸兄嘗從文宣北征乘赤馬且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
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爲司
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寮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季高
曰大鵬始欲舉燕雀何啾唧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
是喧笑季高不復得言太寧初兼散騎常侍聘陳使王天統末修
國史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卒贈郢州刺史子伯奉朝請待詔文林
館皓弟曄字季炎卒於滄州司馬

封懿字處德勃海蓀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容曄吏部

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與孚雖器行有長短而
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中書令戶部尚書寶敗歸魏除給事黃門
侍郎都坐大官章安子道武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疎慢廢
黜還家明元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爲侯卒官懿撰燕書頗行
於世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温楷等謀亂伏誅臨刑明元謂曰終
不令絕汝種也將宥汝一子玄之以弟虔之子磨奴字君明早孤
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赦磨奴刑爲宦人崔浩之誅也太武謂
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由浩也後爲中曹監使張掖賜爵
富城子卒於懷州刺史贈勃海公謚曰定以族子叔念爲後
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慕容曄太尉奕之後也父鑿初磨奴旣以
回爲後請於獻文贈鑿寧遠將軍滄水太守回襲磨奴爵富城子
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山人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

令別處其俗遂改明帝時爲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表求賑恤免其兵調州內賴之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榮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爲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職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轉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劾奏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兄麗妻崔氏姦通時人稱之後爲殿中尚書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司空公謚曰孝宣長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寬和有度量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州自號大乘衆五萬人隆之以開府中兵參軍與大都督元遙討之獲法慶賜爵武城子累遷河內太守未到郡屬介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持節東歸圖爲義舉遂與高乾等夜襲冀州克之乃推爲刺史及齊神武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隨高乾奉迎於滏口中與初拜吏部尚書韓陵之役留隆之鎮鄴城未幾徵爲侍中封安德郡公于時朝議以介朱榮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爲人臣親行殺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之理以參議麟趾閣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爲斛斯椿等所構逃歸鄉里齊神武召赴晉陽魏孝靜立除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加開府累遷尚書右僕射及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陰招冀州豪望爲內應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隆之首參神武經略奇謀皆密以啟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卒於齊州刺史贈司徒神武以追榮未盡復啟贈太保謚宣懿

神武後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憶隆之顧冀州行事司馬子如言其德美爲之流涕令以太牢就祭隆之歷事五帝以謹素見知凡四爲侍中再爲吏部尚書一爲僕射四爲冀州刺史每臨冀部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物情如此子子繪嗣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釋褐祕書郎累遷平陽太守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神武從之仍令子繪修開旬日而就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神武崩祕未發喪文襄以子繪爲勃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勲臣官望但須鎮撫且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略不勞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令收集部曲一千人大寧三年爲都官尚書高歸彥作逆命子繪參贊軍事敗平敕子繪權行州事徵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卒謚曰簡子寶蓋襲

子繪弟子繡位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淮南子繡城陷送揚州齊亡後逃歸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貌儒雅而使氣難犯兄女塔司空婁定遠爲瀛州刺史子繡爲勃海太守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讌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鳴鼓集衆將攻之定遠免冠拜謝久之乃釋隆之弟興之字祖胃經明行修恬素清靜位瀛冀二州刺史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譽卒以隆之佐命加贈殿中尚書雍州刺史謚曰文子孝琬字士禱七歲而孤爲隆之鞠養慈愛甚篤隆之敬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位東宮洗馬卒贈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卿邢邵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修飭學尚有風儀位祕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在道遙授中書侍郎還坐受魏收囑

牒其門客從行事發付南都獄決鞭二百除名後除并省吏部郎中
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
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
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
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瓌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
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爲范陽王
妃爲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一百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
五十幾死還鄴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沈廢士開死後爲通直散騎
常侍後與周和好以爲聘周使副祖珽輔政奏入文林館撰御覽
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談戲威儀閒雅容止進退人皆
慕之以祖珽好自矜大伎之云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
大以爲恨尋以本官兼尚書右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

曇獻者爲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爲沙門統後王
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僧尼他事訶者
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賄致於極法其家珍異悉
以沒官由是正授左丞仍奏門下事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意遇漸
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
同死子君確君二人徙北邊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南安敗君
確等二人皆坐死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辯有世用封琰城子
位青州刺史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沙苑之敗延之棄州北走以
隆之故免其死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謚文恭子纂嗣鑿長子
琳字彥寶位中書侍郎與待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有識者
稱之歷位太尉長史司宗下大夫南夏青二州刺史光祿大夫琳
弟子肅

蕭字元邕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尚書左中兵郎中性
恭儉不妄交游唯與崔勸勸從兄鴻尤相親善所制文章多亡失
存者十餘卷懿從兄子愷字思悌奕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
常卿愷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
俱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
河表改婚房氏獻文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
而李已死休傑位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回族叔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
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頗自修潔
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
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爲賢言者慙退以兼員外
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

詰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受旨使還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
海太守崔休入爲吏部郎中以兄考事于軌軌曰法者天下之事
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爲儒雅除國子
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
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
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牕鄭玄云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
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
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
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
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
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
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

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邵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天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後卒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初軌深爲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之津梁其見重如此軌旣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姦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遠

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參焉雅爲太保崔光僕射遊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命偉伯爲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時朝廷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又撰封氏本錄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爲關西行臺引爲行臺郎及寶夤爲逆偉伯與南平王固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永安中贈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無子轉授弟翼翼弟述

述字君義有幹用天平中爲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爲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所刪定齊受禪累遷大理卿清河三年敕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楊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

北史三十四
令歷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述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
深爲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
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迴避進趣頗
致嗤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
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
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
府訴云送騾乃嫌脚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恠齋
所及每致紛紜子元禱位太子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闕涉經史以
清素自持位尚書左丞濟南太守歷官皆有幹局才具臨郡甚著
聲績隋開皇中卒

論曰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忽微慮遠俱以爲災休立身有本
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公之才猶且爲累況
未足論其高下能無及乎瞻詞韻溫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
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景昆季履道標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光家
世隆之勤勞霸業子繪實隆堂構可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斂齷恡
無乃鄙哉

北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 終

葉山宅鳳園
氏書印

